

程

夷堅支庚序

起良月庚午至臘癸丑越四十四日而夷堅支庚之書成凡百三十有五事稚子捧玩躍如以喜雖予亦自駭其敏也蓋每聞客語登輒紀錄或在酒間不暇則以翼旦追書之仍亟示其人必使始末無差戾乃止既所聞不失常而信可傳又從呂德卿得二十說鄉士吳濼伯秦出其迺公時軒居士昔年所著筆記剽取三之一為三卷以足此篇故能捷疾如此聊表篇首以自詫云

慶元二年十二月八日序

陳垣三之一卷之三卷之四卷之五卷之六卷之七卷之八卷之九卷之十卷之十一卷之十二卷之十三卷之十四卷之十五卷之十六卷之十七卷之十八卷之十九卷之二十卷之二十一卷之二十二卷之二十三卷之二十四卷之二十五卷之二十六卷之二十七卷之二十八卷之二十九卷之三十卷之三十一卷之三十二卷之三十三卷之三十四卷之三十五卷之三十六卷之三十七卷之三十八卷之三十九卷之四十卷之四十一卷之四十二卷之四十三卷之四十四卷之四十五卷之四十六卷之四十七卷之四十八卷之四十九卷之五十卷之五十一卷之五十二卷之五十三卷之五十四卷之五十五卷之五十六卷之五十七卷之五十八卷之五十九卷之六十卷之六十一卷之六十二卷之六十三卷之六十四卷之六十五卷之六十六卷之六十七卷之六十八卷之六十九卷之七十卷之七十一卷之七十二卷之七十三卷之七十四卷之七十五卷之七十六卷之七十七卷之七十八卷之七十九卷之八十卷之八十一卷之八十二卷之八十三卷之八十四卷之八十五卷之八十六卷之八十七卷之八十八卷之八十九卷之九十卷之九十一卷之九十二卷之九十三卷之九十四卷之九十五卷之九十六卷之九十七卷之九十八卷之九十九卷之百卷

夷堅志目錄

庚集上

庚集上卷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第六卷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第十卷第十一卷第十二卷第十三卷第十四卷第十五卷第十六卷第十七卷第十八卷第十九卷第二十卷第二十一卷第二十二卷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四卷第二十五卷第二十六卷第二十七卷第二十八卷第二十九卷第三十卷第三十一卷第三十二卷第三十三卷第三十四卷第三十五卷第三十六卷第三十七卷第三十八卷第三十九卷第四十卷第四十一卷第四十二卷第四十三卷第四十四卷第四十五卷第四十六卷第四十七卷第四十八卷第四十九卷第五十卷第五十一卷第五十二卷第五十三卷第五十四卷第五十五卷第五十六卷第五十七卷第五十八卷第五十九卷第六十卷第六十一卷第六十二卷第六十三卷第六十四卷第六十五卷第六十六卷第六十七卷第六十八卷第六十九卷第七十卷第七十一卷第七十二卷第七十三卷第七十四卷第七十五卷第七十六卷第七十七卷第七十八卷第七十九卷第八十卷第八十一卷第八十二卷第八十三卷第八十四卷第八十五卷第八十六卷第八十七卷第八十八卷第八十九卷第九十卷第九十一卷第九十二卷第九十三卷第九十四卷第九十五卷第九十六卷第九十七卷第九十八卷第九十九卷第一百卷

鄂州南市女

丁陸兩姻家

詹材狗

夏氏燕

清泉鄉民

洪先輩鼓

黃解元田僕

蘇相士

林子安赴舉

張主簿幕僕

潭州府治

臨安稅院

鈔因僧子深

卷第二十一事
天柱雉兒行

藍供奉

長安鄧振錄西請

新建信屠

蓬瀛真人

慈湖夾怪 浮梁二士

余聽聲

賈屠宰麀

方大年星禽

劉殿丞夢僧

黃州甯氏兒

孫監酒再生 王衍之

天池廟主

詹撫幹

黃瓊州

興化官人

祝評事

莆田海船

林寶慈

陳秀才女

朱氏乳媪

張通判

卷第四十五

霍和卿

石城民眼贅

石城尉官舍

花月新聞

王氏婢

碧石骰盆

金陵鯨卒

李萬隊將

吳山新宅

海門虎 李成忠子

吳江二井

奔城湖女子

王氏白金器

伏虎司徒廟

明僖寺鯉魚

真如院藏神

護匿簞

陳瑀不殺 石城溪童

白木苗

過椿年

郁大為神

西館橋塑龍 李泚人

浮梁縣宅

華嚴寺僧

武女異疾

新安尤和尚

卷第六十一金沙灘舟人

辰州監押

卷第六十二處州客店

夷堅志目錄庚集止終

夷堅志目錄

庚集下

潘統制妾

海譚法師

鄱陽縣社壇

蕉小娘子 胡宏休東山

汪八解元

徐問真道人

卷第七十一歙廳呂明 金神七煞

向生驢

蓮湖土地

雙港富民子 氏

史家塘

盛珪都院

應氏書院奴

馬大夫

邵資深詩

周氏子

招慶寺水

華陰舉子

明州學堂小龜

胡彥才女

村民殺胡騎

李源會

薛和夫

金步兵翁

王上舍

餘干民妻

煉銀道人

李山甫妻

蕪湖儲尉

茅山道人

金壇翁甥

江渭逢二仙

景靈宮道士

黎道人

開福院主

道人治消渴

景德鎮婦人

深陽狂僧

鮑同及第

淵明瘞酒 柳圍鯽魚

余吏部

石逢時

揚州茅舍女子

巡察都監

陳逍遙

朱少卿家奴

無錫木匠

程老枕屏

金山婦人

新安道人

舒道人

嘉魚龍珠

徐廿一

葉妾廿八

楊可人

胡氏異兒

汪四女

白石大王

韓世旺弓矢

姚時可

吳淑姬嚴蕊

天慶觀道人

夢監補試題

劉職鑿藥誤

夷堅志目錄庚集下終

夷堅志庚集上

宋 鄱陽 洪邁 著

夷堅志庚集卷第一 十三事
鄂州南市女

鄂州南草市茶店僕彭先者雖屢肆細民而姿相白
皙若美男子對門富人吳氏女每於簾內窺覘而慕
之無由可通繼綵積思成瘵疾母憐而私叩之曰兒
得非心中有所不愜乎試言之對曰實然怕為爺娘
羞不敢說強之再三乃以情告母語父父以門第太
不等將詒笑鄉曲不肯聽至於病篤所親或知其事

勸吳翁使勉從之吳呼彭僕諭意謂必歡喜過望彭時已議婚且鄙女所爲出辭峻卻女遂死卽葬於百里外本家喪中凶儀華盛觀者歎詫山下樵夫少年料其壙柩瘞藏之物豐備遂謀發塚旣啟棺扶女尸坐起剝衣女忽開目相視肌體溫軟謂曰我賴爾力幸活切勿害我候黃昏抱歸爾家將息若幸成安好便做爾妻樵如其言仍爲補治塋穴而去及病愈據以爲妻布裳草履無復昔日容態然思彭生之念不暫忘乾道五年春給樵云我去南市久汝辦車載我

一遊假使我家見時喜我死而復生必共窮問樵與俱行纔入市徑訪茶肆登樓適彭攜餅上女使樵下買酒亟邀彭並膝道再生緣由欲與之合彭旣素鄙之仍知其已死批其頰曰死鬼爭敢白晝現形女泣而走逐之遂墜於樓下視之死矣樵以酒至執彭赴里保吳氏聞而悉來守尸悲哭殊不曉所以生之故并捕樵送府遣縣尉詣墓審驗空無一物獄成樵坐破棺見尸論死彭得輕比雲居寺僧了清是時抄化到鄂正覩其異清尊錄所書大桶張家女微相類云

丁陸兩姻家

德興民丁六翁與同邑陸二翁爲姻家其居隔一都皆致力農桑爲上戶陸一弟客游它鄉二十餘年而歸從兄析貲產兄靳之訟于縣乃盡斂金帛浮財寄諸丁氏凡田園之契券者一切中分事始息未幾陸訪丁索所藏丁曰君兄弟爭訟方竟遽取物歸萬一彰露是自啟禍端我亦當受追逮證左之撓且牽連獲罪矣宜更少畱吾家徐取之未晚陸喜謝以爲成言過兩歲復扣之則譟話抵觸曰君蓋戲我安得寄

橐如是而無片文隻字可憑盍理于有司陸雖知丁已萌掩有之志念終不可宣泄以招弟訟但隱忍茹苦憤而殂丁卽往奠哭唁其諸子及還家望陸翁坐其廳上見丁至敘謝款曲丁曰親家已亡何爲在此邪陸曰我以君乾沒寓貨飲恨而死故來取之宜悉以付吾兒不然斷不相捨丁曰身履冥路須財何爲今當廣集僧徒多造佛果爲資它生福助何如陸不可往復辨詰奮然而起曰我去矣汝自商量遂隱不見丁心知不義然貪得弗改終不肯償後數月陸白

日來怒罵曰我爲汝故隕命固已弗問但令返我元
物開諭周悉而略無悔意相與證于陰間耳丁氏子
弟在傍共聆其語少頃摔丁仆地死家人扶救之已
無及

縣志
和均說

詹材狗

德興詹材田舍民牝狗生子民至貧自無以食狗之
子母終日無所飼養皆瘦瘁骨立相去半里鹿坡王
氏求其子歸飼於糠糟每食竟卽掉尾返故處嘔出
所餐以哺母至暮復然雖風雨不輟彼鄉士人爲賦

孝狗歌屬和者盈卷軸其一篇云慈烏反哺古所稱
不聞乳狗能效獐鹿坡王氏世吉人乞得乳狗於良
鄰良鄰家貧併日食狗母長飢骨柴立乳狗食竟掉
尾歸嘔食餵母使母肥朝餐歸嘔暮復續獸類之中
穎考叔紛紛養志多缺如慙愧四足之韓盧言語雖
未工足以垂訓薄俗故表出之

夏氏燕

德興土坑夏氏乃支巳所書二端者其族子某不學
無識每飲酒後好張弓挾彈亂射飛禽翔集往來者

無不被射雙燕巢於梁間戲射之遂斃其雄門外有
陂水雌者見雄死啁啾悲鳴徑投水中而沒客聞而
作歌傷之曰燕燕于飛春欲暮終日呢喃語如訴但
聞寄淚來瀟湘不聞有意如烈婦夏氏狂子好游獵
彈射飛禽類幾絕梁間雙燕啣泥至飛鏃傷雄當兒
戲雌燕視之兀如呆癡不能人言人不知門前陂水清
且泚一飛徑溺澄瀾底傷哉痛恨應未休安得化作
呂氏女手刃其頭報夫讎注云許升者爲盜所害後
刺史得盜升妻呂氏手斷其頭歸以祭夫此事出後

漢烈女傳

清泉鄉民

淳熙十年南康建昌縣旱民告於軍司戶張玘子温
受牒檢視温泉鄉人李氏名田數百須成熟不肯陳
詞閭社交徧責之謂其立異李曰投訴當以實我家
田不旱豈應欺天欺人且自欺乎必不可衆之桀惡
者曰今一鄉稱旱而君獨否官司必以它人爲妄是
獨善其身而貽害百室也李猶持前說於是唱說惡
少夜拋磚石擊其扉及室瓦呼譟徹旦固未逞志遂

公肆言恐之曰先焚爾廬次戕爾族事到有司不過推一人償命耳李不獲已亦隨衆自到得以分數蠲租爲錢六萬旣而悔之曰禾穀不損而強我如此何以俯仰於天地之間顧已無可奈乃邀道士數輩用所免之數建醮筵以謝過示不以無名財自潤也明年秋此鄉復旱無毫釐之收唯李田高下皆得善熟

于溫說

洪先輩鼓

鄱陽洪舜臣習毛氏詩獲鄉舉後連試不利考其學業在可上可下之間然夙精五行書尤善推星數自

期不薄里中多戲之曰君幸得恩科一官著綠袍足矣掉頭笑應曰吾星限已定必取正科鄉里土俗大家好蓄鼓遇昏姻盛禮召會賓客則椎擊集衆且爲謹欣或持一見鼓求售者洪捐五千錢買之其家無餘資皆疑爲非所急洪曰候來報省榜日當用之矣聞者益傳以爲笑慶元二年以免解入都戒其妻曰到三月間多釀酒準擬犒報勝人及待賀客至期鼓在架上不擊自鳴者三其聲振徹於外向之笑者異焉果登第

黃解元田僕

蘄春縣大同鄉人黃元功富室也佃僕張甲受田七
十里外查梨山下紹熙初無疾而死體未全冷妻已
治棺三日不忍斂但泣守其側忽起坐言曰我承得
文引一道差追黃解元可速具食仍買草鞋一雙妻
不敢問卽辦之張不下席而飯自空鞋失所在復瞑
目明日又寤謂妻曰到黃宅門撞著法師在彼守候
甚久入去不得今須索展限汝更安排飯與鞋旣而
飯亦空鞋亦不見張冥冥弗語明日復寤曰黃宅設

醮道士持誦行法更不可近前又要再展限於是
一切如前及寤有喜色雙屨皆破云道士雖去而婦女
滿室守定病人依還取他不得若更空回是出爲第
三限必遭刑責正憂撓無計偶見渠廊上有鼓我極
力椎下三聲震響婦女盡出看遂乘虛入房方始追
得見押在路今次真與汝相別從此長往不復甦黃
解元者卽元功也當張僕三度往追時已幽明異塗
不憶爲主人妻後詣主家訪其事皆然

光贊
叔說

蘇相士

淳熙十二年冬予以待制修史假道山堂前日閣負
暄沈監虞卿遣相士蘇生來王敬甫正字繼至蘇語
予曰待制十日內當有鞶帶之錫却不濟事纔到立
春日有遷陟之喜名爲異恩亦不甚緊要然舉朝皆
無之是爲可慶吾自不能曉也敬甫求相蘇曰早來
飲酒耶曰昨夕赴李侍郎宴集方爲酒困蘇曰神采
已昏當俟它日子出局蘇來見曰王正字前程殊不
甚好難以明言幸其宿醒姑詭辭以卻酒之爲害但
能敗一二分氣色其於骨法本不相妨也及二十八

光堯提行

日裏見北使予嘗借學士出聘故循例關左帑金帶
趨朝明年正月初五日以光堯太上慶壽肆赦文武
臣悉理三年磨勘唯禪位已前曾任侍從兩省以上
者各轉一官時侍從已盡但兩官省三人存史魏公
自以八十拜太傅王宣子居憂予獨忝轉通奉中外
皆無與此者敬甫旋補外蘇生之言其驗如此然他
言皆不一中云

林子安赴舉

鄱陽士人林子安居於石門紹興三十二年秋入州

赴舉行半程飯旅店逢一客某州教授者來相與講
禮客蓋謀爲饒試官欲從坑冶使者魏彥成求薦牘
因從容問林曰魏戶部何如人林曰子安與之姻戚
其人慷慨急義客有喜色屏左右延林入室置酒輸
寫胸臆曰君於魏託契厚薄何如某今實蒞試於饒
君苟能致力則當任一舉之責以爲報林悚然弗敢
承至于再三始請其說客詢所習經以尙書對客曰
某正用書登第嘗擇題目難控搏者爲答義三道不
曾示人茲以相授幸藏之勿泄勿失便當以此三題

試舉子矣林捧接愧謝旦而告別泊入舉場教授者
搜此卷不見遍訪它房索之亦無有殊以負負纔出
院林往謁之白曰蒙先生成就之意甚厚適是前一
日忽得疾極危困及明朋友邀勉掖以進而頭如受
斧寸步莫前遂成空返所以畱連未還里者須先生
之出達此謝意雖云無成直與受恩等耳竟爲力禱
魏公得一章與之林生之高義如此只終於布衣其
子憲頗修飭嘗預鄉書晚歲方得官爲適州永明尉

潭州府治

張子
溫說

黃繼道樞密乾道初知潭州其姪瓌并婦侍行黃公無子瓌每夕陪隨率二更後始反室一夕歸差晚婦已就寢見一男子立帳外異之且疑爲外間卒史竊入乃跌坐戶側潛伺所爲其人已覺蹉踔而出急逐之過窗下見彼處有芭蕉數十叢葉高出屋簷遮蔭甚廣晴晝蔽虧不覩天日瓌意其幽陰召怪悉命芟除獨餘根柢至暮其長如初凡三伐三生於是熾火焚之臭徹于外發其下得大穴一所光潔如掃頗爲深迥蓋蛇虺輩所居也運土數百擔築塞使平怪不

復作

臨安稅院

臨安府都稅院中有神祠名爲田相公廟初不知何神也每歲正月必設醮一席以奉之慶元二年院吏以寬餘錢絕少不能辦集乃置弗講俄有蛇當未驚蟄之前出於像下屈蟠張口殊不畏人一院相顧悚栗因言頃年亦曾如是而夙差大於兆爲不吉亟哀率公私以暮春修故事旣非諸人本心殊極菲略至五月二吏坐罪黥配十月中車駕詣景靈宮稅院官

吏迎於道傍而令婦女觀看於起居幕次內遂為邏卒所糾越三日有旨監官余玠錢萃皆放罷人以為

蛇禍之延疑亦偶然耳玠吾甥也
夷堅 妙因僧子深

池州貴池縣下有妙因寺律刹也僧子深主之壯歲游方參請涉歷弗倦而飲饌之間不擇葷素皆以為汎汎常流耳乾道九年九月九日所善何伯詹過之畱飲數盃將徹忽語詹曰子今日為我證明詹曰聞師說此事久矣只恐未必了得深作色言吾今撒手

便行不比常時子盍小駐即入寮中使童行鳴鼓集眾已則端坐索紙書曰衲僧日日是好日要行便行無固必虛空天子夜行船摩訶般若波羅密擲筆而逝鄱陽渚田院主善祐黟縣人於此寺落髮喚深為叔見其事

天柱雉兒行

舒州皖公山天柱寺廊下有巨碑云唐時崇惠禪師卓菴山中前有磐石每日對之誦法華經一野雉來傾聽略不動足如是三年不以寒暑輒廢一旦不至

試於草間求之已立化矣爲用僧法茶毗之夜夢雉
來告云以聽經之故得免禽身今託生山下農家作
男子師不相忘後三日願訪我及期而往果見嬰兒
相顧而笑左脇下尙存翎痕師謂其父曰善視之到
十歲後教從我出家父如所戒師名之曰定體且呼
爲靈休侍者又九歲坐亡於西原瘞塔故在今天柱
寺乃菴基也利書記者不知何時人作雉兒行一篇
宣揚其事黷僧善祐傳之故書於此以廣釋證其詞
曰當年江上揚風船淮西望極排空青今登天柱賞

潛皖元是吾家翡翠屏禪叢一室因棲寄選勝尋幽
辨真僞虛廊指蘚讀殘碑三百年前刊異事此山開
闢至唐初乾元中作金僊居彭門大師曰崇惠裁基
創始成茅廬牛頭道化將雄鎮浮世勞生未知信乘
開石上誦蓮文非謂踈慵効精進空山白晝接清宵
壞衲披肩度寂寞玲瓏宛轉斷人慮七軸圓音震海
潮奇哉有物名緣會錦繡毛衣勝綵繪常伴山雞與
鷓鴣優游飲啄煙霞外山梁疇昔歎時哉此日祇園
應世來昂頭斂翼傍禪石下風側聽忘驚猜醜灑

盡燒心火暮去朝還無不可宜成永向佛菩提春燕
秋鴻豈知我俄聞荒草蛻其身夢魂夜告生爲人幽
奇溪石驗端的古脇遺翎跡尙新妙齡自厭居民俗
祝髮依師隱林麓他經雖授了難通唯有芬陀利精
熟師因嘆息省前緣法種慈薰豈偶然立名定體標
殊特靈休表示爲佳傳閑行宴坐何超脫古鑑無塵
罷揮拂登高臨遠快幽情滿目風光舊時物几席巾
餅侍服勤聞聞孜孜十九春西原危坐順圓寂戒珠
數粒輝香薪真源始覺初無礙月轉遼空水歸海干

聖徒中孰後生一片靈臺長不昧回觀輪裏漫啁啾
暖日和風戲未休息冤追逐蕩不返六道三途豈自
由君不見潘安誇射賦洞爾胸分穿爾嗑又不見退
之詠獵詩馬前五色墮離披雲間哮擊懼鷹隼草中
竄伏憂狐狸魯恭去後無消息更有仁恩霑動植桑
下馴游哺影時未必見童能隱惻浮屠宰覩鎮盤岡
累聞繼夕騰禪光聖賢因地亦如此方寸凡情未可
量蜀川鸚鵡持經法舍利精熒滿金匣至今忌日慘
巖巒羣類悲鳴繞層塔近歲濡須釋子家松枝雀化

皆稱嗟纖毫不動幾寒暑翻然只恐臨蒼霞賢王國
士稱奇絕巨石豐碑爭頌說妙墨高文燦斗星陵遷
谷變相磨滅也知靈識盡超冥證出斯禽事顯明無
言嗜欲沉迷者請看天柱雉兒行

右三事
善祐說

藍供奉

藍氏自國朝以來世爲內侍淳熙中供奉官某者自
以失身闈門思抗志清淨常寢處於後圃遇方外人
至必曲意延留某年七月有客入謁標儀頗不凡求
得少駐卽館之一室累日從容忽具酒殽招藍同席

藍曰先生孤單逆旅囊無餘資自給不贍翻作主人
何也笑曰將有求於公茲不足爲多費藍曰苟有所
須但言之無不可者客唯唯又旬日始言願公八月
十五日自朝至夜勿出當有誠託藍曰敬奉戒設使
入直及內宿亦須請假矣至期相與促膝室內雖如
厠便旋亦追隨弗捨才黃昏共榻而息使藍居外夜
漏過半聞有擊戶而呼者客附耳低語令勿應于再
于三呼者怒曰彼人命數久盡兩番鞞了今度詎容
復然又叱藍姓名曰此於天地造化所不置若汝強

爲此護固不遣出將執汝以復命藍亦不敢作聲遂
排闥而入環旋走趨容屏息下榻吐涎沫自塗遍體
來者終不見其處臨曉寂無影客起謝曰賴君之恩
我不復死矣縷縷數十言致殷勤乃去遂絕迹不來
大抵學道者多預知命終之日必著意逃隱如甲志
之車四乙志之巢先生是已藍君以慶元初死卒

新建信屠

隆興府新建縣屠者信生居城外嘗有外間女子過
門呼與語誘至後舍刺殺之刎其首夜舉尸投江中

而以鋸屑糝頸血納諸竹畚旦持入城蓋素與某家
有仇將寘其門爲誣汙計旣而不果復攜歸首已臭
乃伺隙處拋於道側適一小兒在傍認爲人首亦不
敢明言邏巡者見之白于官府命三排岸究緝女家
訝女出不反聞其事亟往視哭訴哀切三排岸者二
爲宗室不釐務獨潘忠翊任責旬日不得賊踪跡有
粟七官人者善邀喚紫姑神試往叩啟詩曰木屑填
頭事已深三君何用苦索心身首異處分江漢三七
之時得好音又數日尉司兩弓兵過彼處逢小兒說

所覩兵曰汝識之否曰不知爲誰其人向西邊去尙能記其面目於是與俱行不百許步望信屠在門竊指之曰此是也兩兵前謂曰衆買一猪賽福倩汝提屠刀爲一往辭以不得暇兵強之乃從而色已動語聲低怯遂叱問之曰殺女者是汝乎卽叩首承服執縛送府使攤尸於江上未全壞計始行兇之日正應三七之數時慶元二年春也

蓬瀛真人

潼川路都監蔣師望台州黃巖人說其鄰居祝氏子

少年未娶讀書於家塾善邀紫姑稍暇則焚香致請來者多女仙或自稱蓬瀛真人祝子因生妄想學業蕪廢久之仙下臨容色妍麗塵世鮮比但肌體不甚白皙視惑之畱與共宿欣然無難詞自是每夕必至經半歲形軀日削且厭厭短氣父母意其適倡館約束僕隸勿使縱游然此子固未嘗出戶庭但夜枕切切與人私語僕竊聽者皆莫得聞其家唯一子母愛之特甚密扣詰之終不肯言母曰汝父年過六十七日夜望汝成立以光門閭今惑於妖鬼將爲性命之

夏國志
憂爲我盡言當早爲之所祝亦悟始敘說相見之因
云此女來累月無問寒暖只皂色衣似言不欲豔裝
裌服以招窺看其出入未嘗由戶莫知所往母灼知
爲怪曰曷不一詣其所居祝奉戒以告之女略不拒
卽攜手自窗外穿踐荆棘可半里許到一宅宏華敞
麗置宴席面器用不具飲饌惡薄執事者惟小童八
九人男女相雜祝會畢而歸旦以白母母慮爲淫祠
木魅使僕於山谷間遍索無形似者里中老人謂祝
翁曰郎君所苦旣不可究竟吾聞之物久亦能爲妖

君家牝豬已過十年其豚在者八九輩今此女常著
皂衣必是物也祝族悉以爲然議鬻諸屠肆雖價直
已定而遲明方買縛是夕女復至與祝訣曰相從許
時緣分有訖聞君家行且見逐無由復奉慇懃之歡
子善自愛涕泣出明日羣猪就屠祝遂免禍

慈湖夾怪

巢縣宰潘昌嗣淳熙十年解官歸金華江行過蕪湖
至慈湖夾天正晴風忽起撼擊所乘舟雙櫓中斷船
師使舟中人併力撐篙將傍岸一半又折駭窘失措

僅得抵蘆葦叢攀以繫纜望十丈外有異物突起波
上其大如五尺盤巨目方頤頰皆朱赤全類神祠獄
戶所畫獅子鬼面者潘焚香拋楮家人齊聲誦佛拜
而乞命且許至金山寺設水陸供答謝久之物睚眦
稍低遂沒不出黃昏後乃定惴惴宿泊須曉始敢東
下姪孫子中紹熙間部臨川米運到長風沙爲驚浪
所激遙見一獸彷彿若鱖魚形濶如席翹其尾高出
水面每一鼓鬣風輒隨而起幸其徑去亦爲之終夕
悚然乃知溫太真牛渚燃犀所見皆此類也

右四事
子中說

余聽聲

三衢余山人善相氣色又工聽器物聲常至婺源邑
士李熙仲家試其術使立戶外而自登廊上鼓梯執
兩椎敲擊數四乃呼入問之卽曰鼓有雙聲當應兩
子弟喜慶事擊者亦非碌碌人也是歲淳熙十三年
及秋試二子偕薦名明年春省其叔智仲以左藏提
轄充貢院點檢試卷官牒往別院遭黜

賈屠宰麀

平江屠者賈循以貨麀爲業常參飼數十頭每夕宰

其一迨旦持出鬻於市吳地少此物率一斤直錢一
千文皆爭買移時而盡凡二十餘年贏得頗多一夕
大醉認十歲兒爲麀束縛于案妻奔往爭救賈示以
刀不敢前但拊膺冤哭賈支解剖剝其兒與麀不異
四鄰雖聞之畏或相累唯謹閉門明旦賈如常日喚
兒整擔妻曰夜來屠割死了做一堆血肉何呼爲驚
而往視始痛恨自擲然已無及矣蓋多殺招報冥理
章章時淳熙元年也

方大年星禽

乾道中浮梁村落間有術士方大年精於禽課邑人
稱爲方星禽但極嗜酒無日不醉值其醒時卜應如
響西鄉張氏富於財遭凶盜肆劫捕之不獲府縣以
責尉盛生懼譴然無所施力弓級詹通奮以訪逐爲
已任盛問有何所據對曰恰行市中逢方星禽醉然
無醉態因命之作卦曰賊已去此五里急往追尙可
得然須在絲竹管絃之下其言必可信願給引帖以
行卽挾一客能物色姦惡者俗謂之眼與之俱西到
江州寓旅邸日議所向且云絲竹管絃之說當是得

不義之財縱游妓館或詣勾欄有婦女之處宜各更衣易貌隨所在偵索越三日了無所遇共過一茶肆肆之後皆作儼舍商賈雜沓見一人布袍獨坐爲眼者異之迫其側詳扣鄉里蹤跡其人應答窘怍欲起不能眼者叱使住目詹執縛其人束手就擒承伏厥罪詹偶舉首仰視則笙簫鼓笛列挂壁間始驗方生之術歸縣誦言之從此增價而方不能節飲竟以酒病亡有弟大昌猶在然推算非兄比也

右四事子理說

夷堅劉殿丞夢僧

建安劉處約以殿中丞通判南劍州夢一僧相訪自言宣城人云某有一指之厄暫來寓世五十七年是歲生子名曰詵因赴試都中值苦寒右手小指遂拳曲不復可伸旣擢第官至大成府典樂壽止五十七特贈龍圖閣學士

其孫漢詵

黃州甯氏兒

黃州黃岡縣陽邏鎮僧寺之側有市民甯文以灌園爲生紹熙五年六月妻產一子名之曰婆兒甫兩歲慶元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晡時天地晦冥雷電暴作

見在門首忽失所在移時開霽得之於果棚下伏臥
不動有朱書七字在其背曰天下太平慶元年字闊
二寸分作兩行唯太字頗暗觀者拊摩隱隱然隆起
凡半月餘始沒而不見兒如常監鎮務官具告郡書
坊圖其事刻板鬻之

孫監酒再生

監平江府外坊竹青庫孫某以紹熙五年六月得病
至九月而死踰半日忽起坐欠伸顧瞻妻子在傍環
立相哭孫問曰我病幾何時曰百餘日矣所苦何事

具以告曰我全不能記省今已脫然但經時不理公
家事此心懸懸况收糴糯米做造新麴止合辦歲計
豈容臥家卽饋櫛更衣命駕適庫點閱簿書遍行局
舍酒人不謹者皆撻治之然後歸謂妻曰我久不食
覺甚飢須具飯三分羹三甌肉三楪爲一飽計妻微
訝其異如言辦之以次啖食之俱盡無餘復登元榻
悽愴而言曰本命已盡逮到冥司而主者不肯納曰
汝猶有一日職事三頓飲食合了當却來所以暫還
今兩者旣畢真死矣遂卒孫兄仁爲建康權貨務爲

王南鄉言

南鄉說

天池廟主

河外麟府兩州爲西北屏蔽國朝相承用王氏世守麟折氏世守府麟州城外有天池廟極雄偉郡守率以月旦親往奠謁宣和末某團練襲郡事一日到廟禮畢忽戒吏卒使暫去須未時乃來卽自闔大門隨行使校客將輩皆怪愕不敢盡去但傾耳竊聽之聞歌管喧噪獻酬交錯錯驩笑之聲響徹于外至未時出啟關醉容溢面上馬還家告妻子曰我已受命作天

池廟主尙此少畱俟廟宇完然後赴上甫一月火起廟中大屋百五十間頃刻煨燼王又言我今死矣未須再建廟且造殿三間不要裝折只當中設幄幕仍舊以初一日來凡吉凶影響當一切報汝一年之後方可塑像過三年始隨宜增添屋宇可也其夕果卒家人謹奉其戒每於屋內言語如平生所有告說無不立驗忽一日愴然謂子孫曰時世不佳我亦從此逝矣吾家不可眷戀當謀遠避爲逃命計問合向何處曰只有西川好遲遲未決泊復往則怒責曰何爲

尚畱連若不速發大禍且至吾今日卽行子孫方退
火自香爐中起廟復焚於是一家卽日俱登塗西入
蜀其年麟陷於夏羌王之孫紹興十九年爲南劍州
兵馬都監王大夫睿作守聞其說

詹撫幹

會稽詹氏爲郡巨擘且多名士所謂撫幹者又最富
藏鏹尤多嘗夢甲士數百從西廡趨庭下拱立其爲
首者前曰跽局公家久今將他適不敢不告辭皆再
拜而出詹驚寤莫測至五鼓復夢諸人由外入仍立

於庭言曰走遍一府城內外福無出撫幹上者不如
依舊伏事所以再來又拜而升廡是時將曉詹不能
復寐起行廡間見地上及庫門往往沾濕庫屋十餘
室元堆疊緡錢發鑰視之盡如從水中搬出者然後
悟昨夕所夢蓋孔方兄欲捨而之他旣乃還其故處
也詹之子道子元宗爲諫官孫晉卿煥魁天下至今
猶稱盛門

黃瓊州

黃揆彝甫福州人登乾道五年進士第用莆田監獲盜

功改京官知沙縣淳熙末入都求郡畱丞相將處以瓊管黃辭焉畱公曰瓊無瘴氣有賞典君嘗任嶺外矣且又見闕何憚焉黃偶憶昨過三衢日問卜於劉樞幹課中有瓊山字悟爲前定乃受之在瓊二年臨受代徙出教授官舍以需合符俄得疾瞑眩意氣慘悽語妻曰本不合來此屋住悔之無及我做秀才時夢人告當作教授而終所以向來不敢注此職今適居其處真不偶然竟卒有子三人以過海賞及己酉捧表恩并致仕皆得官黃之姪所說微不同云黃昔爲之治後事

興化官人

紹興末興化有官人仕於潮陽任滿浮海歸中道抵一村步舟衆登岸買酒邀其子同游子年十一二歲整衣而出抱以往久之持酒一壺并肉羹餉官人夫婦食之稱美越兩時子不返使童呼之篙工嘻笑答言官人如何理會不得恰所吃羹乃其肉也官人拊

心痛知不免謂曰事已到此我不惜就死告容我自
爲計其人曰爾計奈何曰幸見許取公裳穿著拜謝
天地神明然後赴水諾之既死又殺其家十餘口唯
畱厥妻及女裸其體膚不掛片縷意欲使之不能窺
外於是衆迭姦汙覺甚餒則量與之食稍啜泣必行
痛筆回次泉南境初此官人攜鄉里一姻舊爲館舍
客當治裝時俛先歸理家務望之踰期杳杳不至乃
僦小艇循岸迎訪到某港見二婦探首視客而哭時
凶徒盡散入村民家二婦揮手使客去客解其意偶
斃於獄尸者餘多得生時人莫不冤惜

祝評事

衢州江山人祝評事者精錦囊地理之學隨其子爲
仙遊令縣士傅秀士謀葬父來謁之祝曰就近有一
山房宿直穴昴宿守水上合天星真佳城也急買勿
失傳如戒成約偕往觀指之曰壬午年當生貴子位
至侍從後代子孫冠冕不絕仍爲標記兆域乃去果

以是歲生子楫建中靖國時至中書舍人龍圖閣待制既卒又有行山者告其家曰先墓合出宰相可惜穴低了遂遷就高處五丈許異時一孫適臨安過江山訪祝老之居評事下世已久有出延客從容及先世事曰君家後來不曾輒改動乎曰自待制之歿用一術者言徙之矣祝曰有犯徒刑者乎傅子駭曰實有之主人起入室抱一書策出示之蓋評事君平生所抄錄與人卜地本末其一曰仙遊傅秀才營葬後當於壬午年生貴子或移而趨高則出徒刑人因勸使速反其故曰尚可綿綿仕宦不然瓦解無餘矣傅子謝歸復仍舊窆自是連有擢科第者元瞻淇元魯攷歷位通顯皆其支胄云

莆田海船

莆田士人守廣右一僕嘗負罪遭治而不勇於逐僕心怨主人因其滿罷泛海歸爲僱賊船到半途全家遇害拋尸水中唯一老兵旣受刃而推墮板下賊鑿破其船弃于淖別易船行兵傷處不致要害經宿復蘇忍升岸去鄉里只數程扶杖乞食歸報主家族黨

以爲一門盡死安得獨存是必與賊爲囊橐者執而
訴於縣縣以大囚法桎梏緝訊雖強引伏終不得其
情邑宰白郡移赴司理院時正尉抱疾在謁假主簿
黃揆攝職躬領弓兵護送才出縣門逢三盜著商賈
服相隨游觀老兵指而呼曰此三箇正是殺人賊却
教我苦中受苦揆卽遣卒拘之同縛詣郡庭蓋三人
者知老兵在獄蹤跡已露欲采聽鞫勘消息故自投
陷窅天網不漏交臂就擒泊獄成皆繫于市怨僕在
其中餘衆悉遁揆以獲兇惡強盜三人當論功改秩
初猶不欲自言謀於鄭景實鄭曰君旣攝行尉事元
非有心何爲不可遂受賞

林寶慈

海南四州生黎雖不受征徭而事守令甚謹遇其生
朝則遣子弟部曲持香幣來賀主人亦薄爲之報蓋
有定式林梅卿尙書之子寶慈知吉陽軍當此日嘉
黎人之勤延待之禮過倍常歲酋殊以爲感林與龔
實之參政同鄉里素厚善廣西漕使唐夙憾龔而遷
怒於林著意求其過會有商客以事來訴卽遣官率

兵圍其城聲勢甚惡林有性命之憂走僕往黎母山告急救酋立擇壯勇三百衆兼程解圍盡取林一家置船上浮海東遁至于潮陽唐列上于朝云吉陽守臣林寶慈貪虐黎民攻陷其郡俘其妻子入洞矣朝廷不知虛實下經略司審究是時黎衆久已退歸略無所犯但訪林所向莫測存亡後數月林自潮僱兩丁荷轎趨福州謁鄉師陳丞相具白其故公爲開奏本末林先以父蔭授承務郎累遷秩至奉議矣詔貸其^棄城逋逃之罪復與初補官仍只理監當資序

於是調監饒州永平監未幾而卒議者常謂蠻夷無信義觀此一事報德排難之節可侔古人中州有所

不如也

右五事鄭景實說

陳秀才女

金華縣郭外三十里間陳秀才有女美容質擇婿欲嫁而爲妖祟所惑不復知人其家頗富贍不惜金幣招迎師巫道士齋醮符法凡可以禳治者靡不至經年弗痊其鄰張生亦士人也夜聞女歌呼笑語密往窺之門外一石獅子高而且大乃躡其背而立女忽

怒言曰元不干張秀才事何爲苦我張生愕然知必此物爲怪將以明日告陳而陳氏謂張有道術清旦邀致入視張不言昨夕事但誦乾元亨利貞曰吾用聖人之經以臨邪孽如將湯沃殘雪耳因語陳曰吾見君家石獸形模猙惡此妖所由興也宜亟去之陳卽呼匠鑿碎輦而投諸水女遂平安

朱氏乳媪

陳天與侍郎之女嫁金華孝順鎮人朱熙緝從陳公赴建寧到府數月其次女乳母鄭氏晝日入廚忽迷

如醉呼喚不醒命道士巫覡治之歷數日始蘇云正在廚下見白衣人從外入自稱我是婺州人汝哥哥使我取汝還鄉不覺隨以出漸次踰城抵建陽崇安其行極快更追趁不得每到山嶺下不能進則負我而登過信衢婺三州遂至鎮認得本家在近欲一往看娘白衣者嗔憤或拳棒亂打兄鄭二見而怒曰是我妹子自隨七官人在建寧府衙內汝如何帶得他來又更行打將執之白衣遜謝而去俄有大赤龍煙霧纏繞衝奮而入含水噴我其冷如冰乃驚覺元不

知是夢也因此病足股掣痛不能下床凡半月而愈
赤龍者蓋道流所咒符水云

夷堅

霍和卿

原卷第四十五事

霍箎字和卿鎮江人五歲生惡瘡遍體遇疴痒時盡
力爬搔或流血見骨若大風病癩者俗名爲霸王瘡
百藥並用才愈復作其父絕以爲憂遇道人於門入
覘之出謂父曰吾能療此解囊取藥二十貼與之曰
須得無灰酒調服如稍有灰酒藥力盡敗市中官醞
不堪用也父畱之坐卽糴糯三斗蒸炊拌麩入甕道

人曰俟明日將遣一箇相識來治之但其人頗怪切

勿生驚疑如是當立愈矣明日卽無它客而酒室內

有紅光一道穿窗隙直射甕中逮酒熟覆視之糟滓

皆突起盈溢過倍其初而香味郁烈及攙取入醪乃

一大烏蛇蟠其下已糜腐剖析霍父曰所謂怪者此

邪向之紅光定其物也彼必不吾欺但去蛇骨以肉

併投布袋中取其酒調藥藥盡酒空和卿不知其故

病未幾積年所苦如洗肌理雪白是歲獲鄉舉登隆興

癸未科後監左藏西庫呂德卿嘗與同僚聞其所親

說

石城民眼贅

紹興中呂德卿知贛州石城縣冬月給散飢貧細民官米望一民頰上有物穹然而長下垂過頸呼前視之蓋左眼生一贅從圈內突起幾二尺初用紗帛蔽束揭而注觀則眸子乃在其表眨瞬有光閃爍可畏呂惡而遣出不復扣其何以致此人肖形天地稟五行之靈而惡疾若是豈其宿業歟

石城尉官舍

石城縣尉廳久以兵壞寓治于僧寺寺之屋分隔大溪溪上有橋尉舍在西每出入必從橋後橋遭漲水漂蕩常乘小艇往反多窘風濤乃徙于東邊而故爲宗子所占仍治隙卜城地爲菜圃其處舊有南安巖主祠堂紹熙中福唐人曾愈愈爲主尉夢巖主訴曰吾之居苦於種菜用糞穢之惱使不能安跡君盍仍舊貫向來不過慮風憂自此不復有矣曾謝曰敢不敬聽命他日又來曰宜以今日去稍遲畱定貽幡竿入水之撓雖不至深害亦費詞說曾覺而沉思不曉其

所取官歷檢視又日不及吉乃議以翌旦遷邑人陳元功大尉之子孝家者居寺門外攜富氏潘生置酒餞別曾西遷未幾市頑有不相樂者訐其與部民趣膝驪飲興訟于州擾擾數月乃定始悟幡竿入水爲潘字使當時卽日西遷則無矣

花月新聞

已志書姜秀才劍仙事以爲舒人今得淄川姜子簡廉夫手抄花月新聞一編紀此段甚的故復書之貴於志審實不嫌復重然大概來來略同也廉夫之祖

寺丞未第時肄業鄉校嘗偕同舍生出游入神祠覩捧印女子塑容端麗有惑志焉戲解手帕繫其臂爲定才歸卽被疾同舍生謂其獲罪於神使備牲酒往謝於是力疾以行奠享禮畢諸人馳馬先還姜在後失道日且暮恍惚見白氣亘空常當馬首天將曉始到家妻孥相視問訊勞苦方就枕聞外間呵殿聲一女子絕色自轎出上堂拜姜母啟云妾與郎君有嘉約願得一至臥內姜欣然而起妻將引避女請曰吾久弃人間事不可以我故聞汝夫婦之情妻亦相拊

接驩如姊妹女事姑甚謹值端午節女多製綵絲百副盡餉族黨其人物花草字畫點綴歷歷可數自是皆以仙女呼之居無何白其姑言新婦且有厄乞暫許它適避災再拜而別出門遂不見姜氏盡室驚憂少頃一道士來問姜曰君面色不祥奇禍立至何爲而然具以曲折告道士令於淨室設榻明日復來使姜徑就榻堅臥戒家人須正午乃開關久之寒氣逼人刀劍戛擊之聲不絕忽若一物墜榻下日午啟鑰道士已至姜出迎笑曰無慮矣今令視所墜物一髑

髑如五斗大出篋中藥一刀圭糝之悉化爲水姜問其怪道士曰吾與女子皆劍仙女先與一人綢繆遽捨而從汝以故懷忿欲殺汝二人吾亦相與有宿契特出力救汝今事幸獲濟吾亦去矣才去女卽來遂同室如初懼姜母之喪哀哭嘔血姜妻繼亡撫育其子如已出靖康之變不知所終廉夫後寓鄱陽而卒厥孫曰好古至今爲饒人

王氏婢

司農王丞族弟淳熙中買一妾立券時父母先約不

可令近水火久之主母夜如廁傍無他人使攜燭以
行溷未畢妾忽語云這回休也俄而火從其身起頃
刻間悉成灰燼

碧石骰盆

致知先生姜潛堯之奉符人居縣中其讀書處相去
百里每欲歸省其父隨意卽登塗不問朝暮一日夜
半乘馬行佩弓矢於腰一童前道覩林薄間燈燭熒
煌悚怖不敢進姜曰不過是鬼耳何足畏哉駛馬迫
視乃十數人披髮席地賭錢卽引弓一發旋卽驚散

不測所之見疊錢凡數百貫在地知其紙鏹也揮鞭
劃之碎爲灰炮獨碧石大骰盆瑩澈可愛遂取之姜
好學有隱操崇寧間郡以其名聞于朝降召命再三
竟不肯起乃賜先生之稱

金陵黥卒

金陵近年有黥卒已脫軍籍置卜肆於通衢間占驗
若神一道人高冠侈袂風儀甚整來問卜黥案式消
祥起挽其衣曰我於卦中算得君是神仙願垂救度
道人頗窘欲去不得乃約同往旗亭買酒黥挽衣如

初並坐片時杯方行道人含酒喫其面黥驚而放手
遽失所在將拭面覺光澤異常酒家明視之黥文滅
矣

李萬隊將

紹興三十一年劉武忠公都領鎮江諸軍以十月五
日發中軍前渡江是夜宿揚州員琦提舉一行事務
其素善一娼爲隊將李萬所據心不平託它事杖之
二十又慮其泄明旦白劉公云李萬宿於妓館已薄
施罰責劉震怒曰我一身抱病不敢將婢妾供侍萬

何人乃輒如此諭軍將擒入教場且令安排劊子繼
到彼問之曰汝安得亂我軍政未及對卽斬之又問
萬屬何軍琦對曰係中軍第十一隊將時本軍統制
王明在側呼謂曰這把刀是汝兩箇合喫且寄在汝
處明趨下拜謝十二月劉公解兵柄臥病甚篤見李
來窗下聲若歎息左右悉見之劉叱之曰汝自干犯
軍法我以國事行誅實汝自取尙何敢作祟殊不之
顧隨卽帖然聞者服劉之膽決

吳山新宅

王仲衡希呂淳熙二年爲起居舍人林安爲僦吳山一新宅方徙居次日未曉將赴朝其婢詣廚欲煮湯才啟廚門見異物如人在廚竈下若搖兩扇之狀呼問訶叱皆弗應婢恐而出告於王王未以爲然復遣老兵張進攜燈往驗物凝立不動燈亦滅進還報王淮北人有膽勇時就拔劍徑趨之物猶自若旋覺有人至疾走赴後門穿狗竇出未半王揮劍斷其身爲二取火照視乃白鹿也灑血滿地王退朝剝其肉分餉侍從鹿之白者世所鮮有初疑爲不祥後一月乃

除淮西帥

海門虎

淳熙二年八月通州海門縣下沙忽有虎暴民家牛羊豬狗遭食者多居人畏其來至暮輒出避陳老翁村舍窗戶籬壁皆爲觸倒陳語妻子曰虎食人自係定數我一家八口恐須有合受禍者我今出外自當之妻子挽勸不聽卽開門見虎脇間帶一箭手爲拔取虎騰身哮吼爲感悅之狀而去次夜擲一野彘以報自此絕跡

吳江二井

淳熙七年夏秋之交浙西不雨苦旱吳江塔院大古井其水穢黑不堪汲飲僧命王匠者浚之日亭午外間居人見烈焰從井中出蓬勃丈許匠被蒸皮膚皆灼破急出卽死一賣果實小民過其傍亦損面又焚井亭自是水清冷可鑑同時有菜戶孫氏亦浚井匠入鑿土聞其下人聲良久一衣綠者坐胡床一黃衫卒捧文書一童侍立匠望其處如官府然廳堂整峻黃衣叱之出急引索而登僅獲免識者疑爲龍神所

據無復敢窺此井遂廢

奔城湖女子

紹熙五年六月七日常熟縣奔城湖有村民艤船水際見一姝麗女子從二蒼頭來言欲備船過湖到東蒿塘看親遂解纜屈中流民稍默念如此美女乃徒行又無父母隨之殆非人類大聲語之曰今年乾旱小娘子莫是龍女邪女不答亦不改容蒼頭獨怒目四顧轉盼間失女所在蒼頭登彼岸不知所向俄有龍自北水騰過大風發屋蒿塘民譁大公有子三人

分室以居皆力耕賣酒頗豐贍是日臨安茶商沈八
偕伴侶三十輩負擔到其門少憩頃之黑雲四合數
神人著錦衫持斧鉞長大獐惡以次而至其一云我
在譚家幹事汝等速去已而風雨大作沈八諸人并
茶仗悉移置塘北洞庭絹客寓彼亦被驅出三譚室
宇器物米穀金帛席捲無子遺唯一常用秤插地上
力拔不起一斗貯于糖甕屋後竹園一空一榆木極
大蔽數畝根反居而枝葉在下禽巢以十數在石礎
上略不撼損門外二舟飄落于十里田中而三家男

女悉無傷害

王氏白金器

淳熙十六年五月平城江內蛾眉橋下王二秀才家
居臨河因隄岸摧坍僱工緝整盡發故塼石將一新
之取土二尺餘得大石板覆一瓦缶其中皆白金器
皿王認爲已有鄰人不平其獨擅白于府遣兵官獲
取之視器底皆鐫字曰某年月日太原記并王之祖
花押存秀才持昔年分書文簿校驗並同府命盡還
給付家久寒窶自是豐腴

伏虎司徒廟

平江人江仲謀於府內飲馬橋南啟熟藥舖紹熙五年又啟一肆於常熟梅里鎮擇七月十二日開張前一夕夢黃衣人聲喏持文字一軸云相公令投下文字江問何等文書曰是鎮中人戶所居名次望官人題上簿江許之視黃衣一臂損爛出血明日以語人其鄰叟云相近錢知監宅東有一廟鎮人爭往焚香豈其神乎江卽攜香酒致謁見土偶缺卒臂泥脫落宛然昨夢所覩蓋伏虎司徒神也立喚匠補治旋夢

來謝且祝江勿用偽品藥雜於劑中誤人服食因而可積陰功江感其說收市良材不惜價直而所貨日

增此卷皆呂
德卿所傳
弟五十六事
明僖寺鯉魚

泰州如臯縣明僖禪寺鐘樓傾欹主僧以傾覆爲慮命工匠繕理其傍有深塹於中治泥後因雨降積水盈尺秋冬水漸涸見鯉魚長六七寸者數百踰聚困蹙莫測所從來老僧寶初者云記得十餘年前蓋造此樓時一過客買巨鯉令僕庖治破其腹棄子于中

不謂許久乃得生活佛書十年不壞之說於是可信
况又不止於此到今益以蕃息數倍前時

真如院藏神

台州臨海縣上亭保有小刹曰真如院東廡置輪藏
其神一軀素著靈驗海商去來禱祈供施無虛日紹
興中童行金法靜主香火之事甚敬爲寺參頭因令
剃工繳鼻爲僧智全從過誤觸其首刀中斷牢不可
取出血至數升悶仆不醒恍惚間見藏神至舉手拔
之便覺血少止刀墜于側旬日瘡愈自是遠近傳說

檀信益衆宇文子英尙書表弟李生亦繳耳被觸刀
刃在中困臥之際夢土地神爲出之二事正同况前
輩有言自以方寸利刀旋舞于面目間是使刺客白
晝持首爲戲其禍近於席間舞劍也真爲可戒

獲匿葦

臨海縣承恩鄉富_室毛三五助教生三子長曰惟修
入太學次惟彰娶宗室女得官俱死於靖康圍城中
助教在鄉里憂悼亦亡幼曰惟謹讀書不成家貲日
以衰削遂買_撲酒坊紹興二十一年其僕徐九樵薪

於近山得大菌於高木俗謂之獲區蕈者重數十斤束縛持歸獻其主惟謹喜甚令徐僕烹飪以薦朝餐呼二子共食才放箸皆死妻以前一日適母家獨免毛氏爲富累世助教以寬厚稱長者深得鄉譽至是一門殄絕無不嗟惜之

陳瑀不殺

承節郎陳瑀權監章安鎮平日不殺生有饋巨蝦三十枚者不忍付鼎鑊姑以實大桶內貯水育之夜夢三十人皆著淺碧衣目光閃爍列立于前一最大者

致詞曰某等無辜將罹性命之厄非明公不能免其死願少留意陳起應之曰我以一賤官又暫攝事安能任活人之責皆曰恐公不肯爲此談笑間可辨也再四申懇覺而悟其故亟取蝦縱之海舉羣悉昂首反顧如感戀之狀久而乃沒

白木苗

淳熙中台州天台縣樵夫入山見小木堅直伐以爲擔具芬香異常樵不識也負薪入市買者識之曰此是白木苗也安得如許大殆必神物可更往取之樵

復尋原處茫不可得信步失脚墜一穴中遙望竅隙
光如當三錢大隨之以行了無窒礙約一日久聞頭
上有鳴櫓聲又一日許乃從黃巖縣委羽洞出焉蓋
冥行三晝夜殊不覺飢餒其爲神仙境界可知矣

過椿年

浙西提舉茶鹽司孔目官過椿年旣補都吏赴紹熙
四年十月二十日二會慶節錫宴坐中得疾歸十二
月死明年初春鄰人潘十六娘夢其自挈衣笥語曰
煩報我妻兒已差去秀州後數日其家火柩於盤門

外送者王倡仆地不甦而作椿年聲音云我於正月
間倩潘娘寄信想已知之自今以後不須更作佛果
我託在秀州南塘上蔣六郎家爲男子止注得六十
年壽王媪卽蘇以告其子曄曄徑往尋訪果得之蔣
氏云旬日前育子時先夢一皂衣來言是平江府人
來汝家寄住已而生男曄求如房視之垂涕而出椿
年爲吏頗公正故死未久卽復爲人

郁大爲神

吳江范上鄉石里村農郁大門前有高楊垂陰蔽室

乾道二年夏日無故恍惚延緣升木杪橫臥家人望之駭汗其子登長梯取之不下越三日恍如有覺徐徐歸舍自是能知人生死至六十七歲謂妻曰我命數已盡可具浴浴畢置酒邀朋姻鄰敘訣問云午時未妻言尙早郁曰俟我死後看腰背上柱杖痕是我與神鬪法所致也日正午遂奄然視其背果有傷痕旣葬鄉人常見其出入如生而羣鬼從行人或有疾託巫者邀請必至命童子附體決休咎或使服某藥或使設齋醮無不立應得以平安者甚衆至今猶然

西館橋塑龍

紹興三年六月平江境內大旱東西舟船不通西館橋鬻生果主人出力抄題衆鋪錢得二十餘千命工塑龍於橋上創造洞穴繪畫雲氣作飛龍取水之狀士庶來觀焚香請禱絡繹不斷府守沈虞卿侍郎適送過客回車見之亦下而瞻敬殆還府治又遣致酒果香燭連夕供事極爲精專沈夢龍告以明日有雨如期果沛然作霖高下霑足乃展具禮容僧道耆老音樂梵唄送龍于石湖

浮梁縣宅

浮梁縣治皆古屋頗有怪祟慶元二年知縣信安鄭伯膺長子婦正晝抱嬰兒在房有自後捫其乳者回顧乃一偉男子皂衫烏帽長七尺餘婦駭叫逡巡而滅長子心志素怯弱多畏每夜未睡時須五六人相伴始不驚怖嘗臥病于榻其前一竹箬貯故絮忽聞其中窸窣然畏爲鼠也少焉一人伸首出面目絕大俄高屬屋椽適無人在側鄭子拊床大呼急翻身向內其物亦沒鄱陽主簿何公極往縣督錢見鄭說

華嚴寺僧

平江華嚴寺後有民陳氏居夢寺僧至其家請曰今來君宅託生願見容乃脫袈裟挂於堂梁之上徑趨入磨牛房坊中陳驚覺知其必墮畜類才天明往作坊驗之牛已產犢視梁上凝塵盈滿唯僧元所挂衣

處如拭

王友文推官說

武女異疾

鄂州富商武邦寧啟大肆貨縑帛交易豪盛爲一郡之甲其次子康民讀書爲士人使長子幹蠱長子有

女勤於組紝常至深夜始寢乾道七年得奇疾方與母同飯啜羹忽投箸稱痛宛轉不堪忍俄又稱極痒母問其處不能指言歷數月求巫醫數十拯治悉不效次年春一客結束如道人狀入肆飲茶聞其聲謂武生曰彼何人也曰吾女也問尋常呻吟時更作何聲曰似云丁當者客曰吾談笑間可治須一入視之武生疑其有所覲姑謝之曰日已暮明旦可矣客訝其緩武別設詞以對旦而復來武曰女子夜來却定且俟其疾作當煩先生敢問所止曰我只在亨頭可

令一童相隨去亨頭者南市邸店也遂揖而起才出門女大叫蓋因食燒豬而痛作遽延客入望見卽言面色正青我知之矣俯就地拾物一小塊如土如石使磨屑調與飲又於腰間袋內取藥兩錢使按擦左股痛處藥未盡一鐵針隔皮跳出頭末皆秃銳女神志頓清乃道所苦之因曰向來燈下縫裳失針尋覓不見便覺股內有物鑽攻流轉四體纔喫飲食稍濃者輒大痛攪刺上下到股卽止想是當時著針去處今旣取了已恬然無事卽日平安武氏厚謝客但肯

受十之一二康民者與張壽朋善其年秋壽朋赴竟陵守過鄂渚具說

新安尤和尚

浮梁西鄉新安寺僧允機姓尤氏其名已見支丁中生於宣和己亥年十八九卽爲僧天資警慧又絕葷酒其師工醫一意從事于此伎聲喧縣邑與同里張一大夫及其子復州使君壽朋善大夫亡後憑夢告之曰師旣出家又能齋素願常堅此志俟甲子一周則我復來自是誠心愈確凡所得賂謝禮施悉以供

修繕公費殿宇藏院爲之一新淳熙戊戌年六十矣正旦日鄉人更相慶賀土俗例具酒殽延客機亦辦置於方丈中客至卽畱遂飲酒食肉弟子海瀛在傍驚白曰和尚持戒四十年何故一旦破戒機笑曰汝不記我頃時所夢張一翁之語乎今甲子周矣瀛不敢言山下民凌生妄與寺爭訟隙地不得直愧且憤懷斧於腰欲戕機機方焚香伽藍堂逢其人叫呼求救凌倉黃之際拔斧不出衆至挾機歸遂悒悒如病聰明日衰辛丑歲壽朋下世機夢之曰從此去四年與

我相會於某處至乙巳之春壽朋之子子理入臨安
夢其來曰知府喚我子理猶訶之曰顛顛癡癡莫要
浪說旬日後接家信云機死矣距前夢四年

右三事
子理說

金沙灘舟人

成忠郎王佐自竟陵挈家赴官沅州乘客船泛湖在
道午滄^泊佐妻呼舟師之婦出所攜鍤石杯酌酒與之
而誇語之曰汝尋常固有好酒喫想不曾得在金杯
中舟婦謝曰小家不過使瓦甌斲盞何嘗見金器乎
退以告夫且言所用盆餅之屬無非金者夫卽懷姦

心與妻謀曰我終年勞苦筋骨受盡寒賤何曾好得
一飽不如做此一場經紀妻以爲然乃謀篙工工言
不可遂止後二日到金沙灘佐妻取器物令僕就岸
掬沙洗擦光耀粲然凡數十種布列于地舟師又語
篙工曰至寶落我手更何所待篙工亦動心其夜殲
佐家人而沉其尸徑趨武陵持盃貨于市鋪傭知其
盜窮所從來密呼廂邏捕至府及獄具械三人赴金
沙元犯處鬻而裊首掛于水濱竿上縉雲朱藻部潭
網往荆過而見之巡檢爲談其事大抵行旅遠役而

挾黃白衒逞者多招意外之禍而江湖尤甚建炎中
荆部多難一郴陽令浮湘江如郴其弟以小金盃付
篙人挹水驚語其長曰金盃也長咨嗟有羨色縣令
警捷通練知其不便偶過一灘再用之佯失手墜水
篙人欲沒而取之令曰水迅急若暫停駐將畱滯矣
此是鑰垂石直三四百錢汝村掩得無認作真金耶
乃命駕舟而上明日到郴擒其羣送獄皆凶盜累年
爲惡者以白都府悉誅之彼以真金而獲免佐以僞
夸而覆族異哉

辰州監押

辰州監押滿任僱舟下五溪將歸王沙沔陽鎮有朱
沙數百兩過五陵遣弟由陸路先攜行兄約十餘日
可到家而踰月弗至乃沿元道還訪之迨抵武陵則
兄所乘舟猶艤岸疑其故潛身伺察見舟人持縑出
市遙認之蓋兄物也徑告於官發卒執縛盡捕惡黨
旣就鞫始盡供吐本末云曾以不謹爲監押笞辱固
已啣怒及涉白湖又爭言往復湖瀾漫萬頃四無他
船遂悖罵之曰常德府是官人世界這是我世界卽

椿以篙隕於水其妻驚出亦墮之并二女三婢皆死
一時失計自觸刑誅今已成擒無所尤悔遂就戮湘
中多有此惡其人汎汎洪波中寄命舟楫而與之怨
取死宜矣右三事
處州客店

處州民葉青世與大家掌邸店至青以貧捨業而應
募括蒼尉司爲弓手心膽勇壯無所怖畏凡深負館
舍他人不敢至而必當往者輒懇求相伴所向帖然
城外有大店方建造三年極新潔商客投宿甚衆淳

熙十六年民周二十者主之其子周九愚不解事歲
十二月因以片瓦貯火炙手熱頓於櫃上忘復取櫃
頗燒破父拈柴枝筆之怒不已子懼其夜自經于厠
明日父喚起灑掃不應又攜杖逐索始覩其死鄰人
皆咎厥父父追悔痛惻葬之於十五里外自是每夕
爲厲哀哭不絕聲寓客不勝擾困相戒勿來至於掃
跡父亦辭去後人繼之者亦然店遂扃鎖至紹熙三
年或言於主人謂葉青可付主邀致青捐一歲儻直
爲餌青欣然而入纔及暮夜怪變不息朋輩或問之

曰安有此事客以其處於交易趨市爲便漸肯來宿嘗有五六人一時同至天方曉皆急徙去青次夕獨飲酒三升二更後籠燈如廁燈乍明乍滅聞有人呼曰葉都頭接了紙青取之溷訖趨下復曰接得旋盆青舉右手接盆左手搦之曰汝真是癡魂許多時不尋托生處我做道場與汝宜速離此店乘勢推仆之其聲若陶器響青手冷如冰半月後愈鬼不復來

夷堅志廣集上終

夷堅志廣集上終

理學